

当时明月 明宫凄情

梁史 / 著



当时明月

——明宫凄情

梁 史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时明月/梁史著. —奎屯: 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1.3

ISBN7 - 5425 - 0589 - 0

I. 当… II. 梁… III. 长篇小说 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570 号

当时明月

梁史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政编码: 332000)

成都拓展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毫米 × 1168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8千字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 - 5425 - 0589 - 0/I·233 定价: 25.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春之惑…………… (1)

⊕ 雾气里，那个花神模样的脸庞、洁白如玉的胴体、隐约遥峰……在他眼前晃荡。

第二章 红烛泪…………… (12)

⊕ 他凄然凝视屋里吱吱燃着的巨烛，那红烛分明在长淌泪呵！

第三章 病榻前的密谋…………… (19)

⊕ “皇上，臣等以为，赐万氏一死乃是防患之上策、上上策！”大学士万安慷慨陈辞。

第四章 生死真情…………… (27)

⊕ “傻孩子，只有姨死，你才能……”

“您甭说啦，我不要皇位，什么都不要，只要你！”“咣当”宝剑坠地，“那……咱就一起死吧！”万氏反身把太子搂抱得紧紧。

第五章 皇宫乱成一锅粥…………… (39)

⊕ 皇宫内哭声震天，但一切俱按几千年前圣贤设计好的程序在进行，尽管乱如一锅粥，却半点不会出轨。

第六章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55)

⊕ “文章者，礼乐制度之谓也……”
“叔嫂不通问，诸母不漱裳……这个……皇上呵，奉义夫人万氏，她没有替先帝生过儿女，所以，她原不算圣人说的这个诸母啊……”

第七章 万夫人的心事；万阁老的帖子…………… (61)

⊕ 她三十七岁呐，这年龄在宫中，除了当夫人，就只有当太后才合适。总之，深哥儿眼下是皇帝，任谁也甭想把他从她身边弄走！

第八章 皇帝无限困惑…………… (75)

⊕ 皇帝难过又失落的是，要跟那个美妙的窟窿告别啦！他甚至于幼稚地想，再要去承乾宫那边戳个窟窿，不知逮不逮得着机会？

第九章 万氏心中曾经有个梦…………… (81)

⊕ 她给自己编织过不止一个梦，梦里那个英俊、潇洒、威武、强壮的男人深情地看着她，勇敢地走过来吻她说：你是我的爱人！

- 第十章 弄出个西厂..... (89)
 ⊕ 娘娘，您放心，就是把全国十三布政司翻遍，奴婢也要替您把这个人找出来！太监汪直拍胸口。
- 第十一章 物是人非..... (103)
 ⊕ 万贵妃站在十八年前和他邂逅的旧地，眼睛模糊了，又幻出他朝她勇敢走来的场景——
- 第十二章 彤史档记录：龙跃在渊..... (113)
 ⊕ 大学士们传太皇太后要皇帝今夜宿承乾宫的懿旨。皇帝望东宫方向发呆：“……万姨，不是我等不及，是给逼的呀——”
- 第十三章 闻兵部惹大祸..... (133)
 ⊕ 军士们押着汪直等赴午门，汪直不断摇头，心中说：“娘娘，我把事给您办砸哪！”
- 第十四章 公审汪直..... (148)
 ⊕ 耳听都御史跟三位大学士在一边嘀咕，梁芳绝望地想：契兄今日死定了。
- 第十五章 午门风云..... (158)
 ⊕ 万阁老大发感慨说，从前读《唐书》整死弄不明白武则天何以会风靡一朝？嘿！今日算是领略了点滴丰采！

第十六章 定国公不买帐…………… (165)

⊕“你就是那姓汪的？姓汪的就是你！”

“闭嘴！回去传老子的话给她，甭再来给带兵字的找麻烦！”定国公徐光祚暴跳发作。

第十七章 天生万物，一物降一物…………… (174)

⊕汪直着实犯嘀咕，这人有王书办说的那么玄吗？青布衿褂上东沾几点猪油、西酹几点碎肉，一脸老实巴交，就头上那顶巾帽能说明他是吃公家饭的，除此以外，百分之二百瞧着就是一贩猪肉的人！

第十八章 石头、剪子、布，公爷呀公爷——…………… (183)

⊕“哦……”汪直恍然大悟，捂肚子笑：“哈……太他妈有趣儿！老刘，快说说，那帮混子如何会治得徐光祚？！”

第十九章 滚爷说滚他的蛋吧徐光祚——…………… (189)

⊕混爷们拍胸口保证，只要瞧得起他们，他们一定会帮忙把“犯上作乱”的“狮子门”摆平！

第二十章 大获全胜…………… (209)

⊕定国公跺足：唉……给那娘们递降表吧！

第二十一章 太后讲了个笑话：把我扶起来——…………… (210)

⊕“万先生，你好懂我们女人的心事呵！”

太后由衷地点头。说：“总不能任她占了茅坑不拉屎，耽误皇帝的青春嘛?!”

第二十二章 美人计…………… (218)

⊕ 朦胧中，一位神女模样的人拉着皇帝的手说：大王，请登阳台!

第二十三章 解释春风…………… (229)

⊕ 万氏气愤说：这些个大学士，真够得上是流氓!

第二十四章 终于有了线索…………… (233)

⊕ 去大兴县查询的结果令汪直大吃一惊，什么，当年羽卫军的黄百户就是滚子他爹?!

第二十五章 北京城一片哗然，群情激愤…………… (244)

⊕ 前些日子市民口中的英雄万娘娘此刻成了千夫所指的包庇犯，更有人干脆渲染杀人犯就是她从前的儿子——

第二十六章 舌战群臣…………… (251)

⊕ 万氏激愤道：少拿史册来唬我，史册是你们写，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第二十七章 浪子回头金不换…………… (261)

⊕ 滚子要进宫，比绑他去菜市场还心惊。

第二十八章 周太后大闹承乾宫…………… (267)

⊕老百姓以为皇宫里只有尊尊贵贵、温文尔雅，却不知宫里的女人骂大街赶他们更赤裸。

第二十九章 娘娘的恩德…………… (280)

⊕万氏又成了百姓口里的传奇人物，市民争相传言：她呵那会儿花木兰从军，手下管着俩人，一是现在狮子门的徐公爷，二么就是滚子他爹——

第三十章 快活不快活，弄上炕再说——…………… (291)

⊕“娘娘，您要想让她出丑，奴婢给您支个招吧，内阁值房每日泡那儿候命的书呆子多的是，个顶个儿年轻，咱这位太后要歇着，非掉魂儿不可……”

第三十一章 玉面郎君…………… (299)

⊕太后气得跺足吼：读书人原是天下最不中用的草包啊——

第三十二章 相思寿安宫…………… (308)

⊕太后一下子有点毛骨悚然，天呐，究竟这家伙是傻瓜还是自己是傻瓜？！

第三十三章 知音…………… (321)

⊕“他姨——”太后猛一下扑到万氏肩头相拥而泣：“咱……呜呜同是天下苦命女人啊！”

第三十四章 当时明月在…………… (329)

⊕ 万氏良久注视窗外夜空中的星星。夜中，一轮明月在云间穿行，把身边的云彩映得斑斓。

第三十五章 马哨长口中的往事…………… (333)

⊕ “呵……孟郎——”万氏心里悲呼一声。她终于知道了，二十年来令她凄凄惨惨相思无尽的梦中情人姓甚名谁！

第三十六章 出 巡…………… (342)

⊕ “我这人呵，就是为一个心愿活着，只要能遇上他一面，真真实实地瞧瞧他，而不是在虚幻的梦中，心愿就算完了了——”

第三十七章 圣贤的儿子…………… (352)

⊕ “他姨，你要像我，想开些。我生他，你养他，但他不是我们的孩子，他是圣贤的儿子！我就这么说——”

第三十八章 宰相守大门；孔夫子万岁…………… (358)

⊕ “他凭什么防贼似地防着我们？他做宰相的职责任就是专管太后、贵妃的贞节？！”

“那咱就只有一句话，孔夫子万岁！”歌妓们冷笑道。

第三十九章 天苍苍、野茫茫，天边没有她的郎…… (375)

⊕ 万氏的神情像一个梦游者，就这么呆呆地立在这许低矮、草蔓横生的坟堆前——

第四十章 结 局…… (381)

⊕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忘记了宫中曾有个万贵妃，但儿童们口里还会唱吟：将军胆，女儿身，午门一声吼，唬得百官一愣一愣。

第一章 春 之 惑



雾气里，那个花神模样的
脸庞、洁白如玉的胴体、隐约遥
峰……在他眼前晃荡。

“春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
堪怜。”明英宗天顺八年（1664年），
蔷薇花开尽这当儿，三春时节。

紫禁城内气象万千，“绿杨烟外晓云
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号称三千粉黛的
后宫是这片春色当之无愧的主人。她们
年复一年地晨随燕舞、暮伴鸦眠，向禁城
的春色奉献其靓丽的青春。

“寂寥那堪暮鸦吵，愁绪也羨晨燕
飞”。当日咏出这两句宫词的女人此刻
正沉醉于春日融融的剑之舞蹈中。宝剑

与她的肢体几乎融为一道，让人眼花缭乱得分不清孰为剑、孰为她？

锺粹宫中围观的太监、宫女们全都屏住了呼吸，直到她以一招干净利落的“玉女凌波”合胸收式住，方才一致地从喉咙里欢蹦出那个压抑已久的“好啊！”

“好哉，妙哉！”太监汪直格外地多拍了两个巴掌，由衷赞叹道：“真是英姿飒爽来酣战嘞……”

“卜哧”有人窃笑出声：“哄……”更多的是这片毫无顾忌的哄堂大笑。“牛头不对马嘴！哈哈……哎哟，笑死我了……”小名蕨儿的宫女半弯腰以手支腹，佯啐一口道：“老汪哏，枉了你还是从内书堂到咱锺粹宫来的哟，夸人都不会夸！嘻……”“就是！”蕨儿身旁的宫女们佯嗔着一起帮腔：“简直就是不学无术！”

“嘿嘿……”汪直有二分尴尬，打自己脑袋一下道：“该罚，该罚！咱夫人之剑舞，原是前人才可比。但我只想那公孙大娘不过教坊一优伶，如何好与咱夫人相提并论，脑子又只在老杜那些诗句里打转，嘿嘿……”汪直抬起头，真诚且不好意思道：“包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嘿……咋就把老杜《李将军画引》给唸出来?!真是文不对题。其实呵——”他手指从院中飞掠而过的燕子道：“真要与咱夫人剑舞相匹的，恐怕只有这燕儿的轻盈嘞！姑娘们——”他把手成喇叭状放嘴边指挥道：“史邦卿那首《双双燕》“咏燕”，夫人肯定教过你们吧！来，咱一起来唸那两句——”于是，太监、宫女们齐扯开喉咙吟道：“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啊——”

“小汪，就你名堂多。瞧瞧，今儿个虽说日头好，这辰时三刻也还怕见着丝凉吧！嗯？”刚舞完剑的女人伸手掸额间的

微汗，抬眼观天，像自问，又像是问众人。众人俱含笑不答，似乎知道不用她（他）们回答。果然，她如自寻得答案般地吩咐汪直：“小汪，拎件小夹衫什么地送去吧！这孩子，自小就畏冷……唉……辰时不到乾清宫就叫去了，催命呢……”后面的话变成小声嘟囔。

“小汪，去呀！”蕻儿在一旁夸张地催，且故意老气横秋地重重咬出那个“小”字，说完她自己也觉得滑稽，宫女们全都喀喀笑了。

三十出头模样的汪直用更夸张的形体，且如戏台上唸白一般道声：“得令！”，逗得宫婢们哄堂大笑。他乐呵呵地走了几步，转身一本正经地眼瞅蕻儿交待几句：“笑够了该去做正事。呆会儿回来要差了样香啊蜡的，我可要拿你是问！”“少操心！太子爷说了他拿上好的红烛回来。要你瞎操心？！”蕻儿瘪了嘴用鼻子瞪他。

汪直一路哼着小曲儿往乾清宫去，心绪好得连路边草丛中蹲着的一只癞蛤蟆拿眼瞪着他，他也不觉得它丑。而从前他一直认为它们是最丑陋的家伙，打心眼儿里呕恶。早些年他在司礼监干长随时，每当皇帝身边的那些个大臣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瞪也他们随侍太监的当儿，他就会低下头，狠狠地在心里回一句：癞蛤蟆样，瞪啥呢！

他其实也读过书，读过三年的乡间私塾。那会儿他还小，九岁那年家乡大旱，爹娘病亡，河间老家一位在宫里当太监的远房叔叔把他带到北京，替他净了身，入宫混口饭吃。他从此没少听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口若悬河般的那些大道理，但总琢磨着他们尽说屁话，跟他生活经历中的真实体验一点也不搭边。反而令他想起他们乡间青蛙跟癞蛤蟆的故事：勤劳的青蛙一到

夜里就出来替庄稼捉害虫，使五谷丰登、田亩清宁；到了白天，大腹便便的癞蛤蟆蹲在那儿洋洋得意地宣称：瞧啊，这世界全靠我们！

大臣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行圣人之礼义而活兆民养家邦。”汪直听了气得心里直发颤，害臊不，谁养谁呀？！这话他当然不敢对任何人讲。只是从心里认定，他们就是一群恬不知耻的癞蛤蟆呢！

越过癞蛤蟆的草丛没走几步，一对燕子贴他巾帽飞掠而过，汪直愉快地冲飞燕打了个手势，顺口吟出史达祖的词句：“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

汪直的好心绪全是因为她，今日是她的华诞，锺粹宫阖宫上下单等太子朱见深回来就要开筵庆寿呢。想到她，汪直不由忆起前年他刚由内书堂派来锺粹宫当首领太监时发生的事。那天她也是刚练了剑，汪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赞了句：“嗯，有万夫不当之勇！”他自己一点儿不当回事，太监说宫中女人，这话算蛮文诘的啦。

她哩，却立刻听出了其中恶毒的猥亵成分，在汪直还洋洋自得的当儿，赏了他一记清脆耳光。他捧着脸在心里恶狠狠地骂：算啥，臭娘们儿？！都他妈奴才呢，拿自己当主子呐？使主子性子，我操……

未想到没过二年，汪直还心甘情愿地拿她当了主子。倒不是今年早些时候皇帝封了她个“奉义夫人”的缘故，宫中不管叫个啥人，夫人还是才人，只要不上妃子等级，就统统算奴婢，充其量算高级奴婢——奴婢的主子、主子的奴婢。所以，汪直和她应该算是同事，前者是内官，后者是内命妇；她是三品夫人，他是五品首领太监，只有品级差别，无有贵贱之分。

汪直一直以太监中的文化人自傲，闲来无事也爱看看书。仗着三年的乡间私塾底子，这些年把些前朝后代的史籍乃至诗词歌赋，胡乱读了不少。因了这缘故，他也才有幸到内书堂干了几年教太监们读书的差事。来锺粹宫遇到她后，汪直简直觉得遇到了知音。奉义夫人读过的书一点不比他少，尤其一些见解直令他倾倒，觉得无论如何“癞蛤蟆”们是讲不出来的！

后来在近二年的日子，在沉沉深宫靠侃大山消磨永夜愁寂的那些个春夏秋冬的不眠夜，她也同每一位当事者一样，噙了泪讲她自己的经历，讲她曾经有过的欢娱童真在八岁那年消逝、从此被送进这沉寂似水的九重深宫，熬过了比每一位在场者还要多的漫漫长夜……

最打动汪直心的不是奉义夫人讲她在深宫长持不懈习书练武的经历，而是讲她儿时扎着小蜻蜓辫、赤着足跟小伙伴拍了手唱：“红花儿红花儿几时开？你走田头我走街……”的那些故事。听得他捂了脸失声痛哭。哭够了望着奉义夫人怔怔地想，这是世上最好的女人呢！王八蛋，凭什么那些个成天装嗲卖嗲的娘们称妃称后，让她来伺候人？！

一路瞎想着心事，害得他糊里糊涂地出了东长街走到了景运门才猛醒。“王八蛋，癞蛤蟆世道！”汪直没来由地啐了一口，掉头回走。“老汪”景运门前的一名太监有些好笑：“一宿好觉没困醒？瞅什么啦，瞎嘀咕？！”

“兔崽子！”汪直回头骂人，一眼瞅去，景运门外垂柳青青，红花点点，心绪陡然又好转。“计较哪样呢？这春色，除了咱锺粹宫的人，谁它妈懂！”

“瞅瞅，咱万姨像不像花神？”蕨儿唠唠嘴，小声问同伴。

在锺粹宫，她们随着太子朱见深管奉义夫人叫万姨，甚而学着万氏把太子叫“深哥儿”，反正宫门一闭，也没人来跟她们计较。

奉义夫人万氏站在满院的杏花枝旁，凝神静气地享受、领略着花的芬芳、春的气息。每天练完剑她都要这么默然停立一会儿，说是领造化精髓，秉自然滋润。确实，一眼望去，无人肯信她今年已是三十七岁的女人！这年龄在皇宫是足足可做祖母的人呢！她与皇帝朱祁镇同年，比太子朱见深的生母皇贵妃周氏还大二岁，倘若太子今年晚些时候满足十六周岁就完婚生子，那周贵妃不就名正言顺地叫祖母了吗。

瓣瓣杏花映衬下，万氏那张鹅蛋脸滑腻如脂，瞅不出一丝纹皱，端正的鼻梁、红润饱满的嘴唇，嘴角较常人阖得似乎紧了些什么，透出内心二分刚毅，黑得似漆的眸子不经意间抖出一丝精光，那是长年坚持习武的人所独有的精蕴神气。

宫婢小红出来跟蕪儿耳语几句，蕪儿忙禀报：“夫人，水已放好！”“嗯”万氏点点头。练完剑入浴尤同每日的常课，乃雷打不动之事。

春日照在脸上，花香香在心头，春的魅力弄得万氏浑身有种酥酥的感觉，恨不得立时跳到浴桶内，让柔柔的水来平抚血液中的兴奋。“蕪儿，今儿甬来侍候！”吩咐贴身侍女一句后，万氏入浴去了。

柔柔的水轻轻地滑过她的全身，熨暖着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呵——”万氏尤同猫儿般在浴桶里懒懒伸展，长长吟出一声，仿佛自己整个人已不存在，只留下暖靡靡、软绵绵的一堆感觉在水中。